

两种「不」

论内卷的引擎不是竞争加剧，而是「没有人看过就作出的否决」与「看过之后作出的否决」在所有记录上同码

经济学 × 艺术学 × 工程学

作者 王德生 + Claude

栏目 学科通融 · 站外碰撞

篇幅 约2.3万字 · 15页

发表 2026年8月2日

摘 要

一个岗位平均收到二百四十二份申请，一家期刊两年间投稿多了四成二，一家常年开放投稿的杂志在一个月被迫关门。三条曲线同一个形状：产生一份东西的代价塌到接近于零，而能接住它们的那一端纹丝不动。对怎么走出去，三个领域给出互相取消的处方——经济学说结算在条件端（把成本与激励改对），工程学说结算在产出端（规格通过即正确，产能不够就扩产能），艺术学说结算在活动端（价值在做与看里实现，守住活动本身）。三者共同假定了一件没说出口的事：**存在某一端，可以在那里单独读出这件事解没解决**。推翻它的材料来自三者之一自己——一项二〇二五年的随机对照试验里，资深开发者在产出端与自评上双双读出「快了两成」，实测却慢了近两成，而当事人读不出方向。于是剩下一条三家都到不了的判断：**内卷不是投入过度的竞赛，不是产能不足的瓶颈，也不是活动被掏空，而是一种处置类型在记录上的消失**——一次否决，可以是有人读完之后作出的，也可以没有任何人打开过那份东西就作出的，而这两者在所有账本上同码。努力的回报不是被竞争压低的，是被「没有人看」截断的；竞争加剧是这一截断的后果，不是原因。本文命名**未阅否决**，给出一句不问人只问日志的问话（上一轮的「不」里，有多少个是在没有任何人打开过那份东西的情况下作出的），一个三领域量纲不同而比率相同的读数（未阅率），一张两轴辨别表与其中最危险的一格——投递无配给、答复全部及时、而多数否决无人过目。出路不在生成端加价、不在裁决端扩产、也不在守住实践，而是一条三步的次序，可插手处只有第一步：**给「不」记账**。

这一篇由哪三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撞成

第一家把产出端的合格读数判为不能用来结算的中间变量，第二家把同一个读数判为结算本身；第一家把活动形态当作由条件决定的因变量，第三家说活动正是价值实现的所在、不能被当作因变量处理；第二家明说达成路径不进验收，第三家说路径正是被评价的那样东西。三对全冲突，且不能靠判谁对来化解——三者在不同的语域里作答：一方问条件该怎么设，一方问系统该怎么做，一方问活动该怎么保。三家均为站外的公开文献，链接直达原始出处，可自行核对。

经济学 · 任务模型与自动化的宏观后果

[Daron Acemoglu, 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AI, *Economic Policy* 40\(121\), 13–58 \(2025\)](#)

把生产写成一串可分配给资本或劳动的任务；只要新技术的微观效果是任务层面的成本节省，其宏观后果就由被影响的任务比例与平均成本节省决定，十年尺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量落在不到百分之一的量级。该动手的地方在条件端——方向由激励决定，产出形态与工作方式是被决定项。

<https://doi.org/10.1093/epolic/eiae042>

工程学 · 产出侧验收，及它自己的那项随机对照试验[Becker, Rush, Barnes & Rein,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Early-2025 AI on Experienced Open-Source Developer Productivity* \(METR, 2025\), arXiv:2507.09089](#)

工程学以产出是否满足规格与结果指标为结算，路径属实现细节、不进验收。而它自己这项试验里：十六位资深开发者、二百四十六个真实任务、随机分配是否允许使用工具；事前预计提速百分之二十四、事后自评提速百分之二十，实测完成时间**增加百分之十九**——一个端点上的结算可以与实际状态方向相反，而结算者本人读不出来。

<https://arxiv.org/abs/2507.09089>

艺术学 · 审美价值在活动中被实现[Dominic McIver Lopes, *Being for Beauty: Aesthetic Agency and Value* \(OUP, 2018\); 及《生成式模型会产出极高审美价值的作品吗》*JAAC*\(2026\) 一轮讨论](#)

物本身不携带价值；同一件东西在不同实践里是不同的成就，做与看两侧的活动缺一侧则价值未被实现；而一个东西要成为可被欣赏的候选，须由该实践的成员授予资格——该说法默认这项授予能力总是可用。

<https://doi.org/10.1093/jaac/kpag009>

目 录

摘 要	5
一、导论：三条不能同时成立的处方	6
二、三个领域各自的最强主张	7
三、冲突定位：把三条处方放进同一个具体处境	9
四、三者共同站着的那块地	10
五、未阅否决	11
六、十个行当	14
七、为什么三个领域各自到不了这一条	16
八、与最近的几种说法的分界	16

九、与本栏另外几篇的分界	19
十、出路：一条三步的次序，与唯一可插手的那一步	20
十一、三个领域反过来给本文加的三条约束	22
十二、不适用的边界	23
十三、证伪条件	23
十四、这个读数一旦进了考核	24
十五、本文自己	25
十六、结论，与一条写死日期的赌注	25
十七、附录：两个读数锁在一起——门槛侧与否决侧的乘积	26
注 释	28

摘要

内卷被普遍理解为一场投入过度的竞赛：人越来越多，位置没有变多，于是每个人都必须加码，而加码的总和不产生任何新东西。三个互不引用的领域对如何走出这场竞赛给出互相排斥的处方。经济学说，结果由条件决定——把相对成本、任务分配与激励改对，工作方式与产出形态自会跟上；工程学说，系统做对只看产出是否满足规格，路径属于实现细节，产能不够就扩产能；艺术学说，价值是在活动里被实现的，作品只是活动的痕迹，因此要守住的正是那个活动本身。三条处方各自锁定一个结算端，而三者不能同时为真。本文指出它们共同假定了一件从未被说出的事：**存在某一端，可以在那里单独读出这件事解没解决**。推翻这一假定的材料来自三者之一自己——一项二〇二五年的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同一批资深开发者在产出端与自评上双双读出“加快百分之二十”，而实测耗时增加百分之十九，当事人读不出方向。本文由此提出承重判断：**内卷的引擎不是竞争加剧，而是一种处置类型在记录上的消失**——「没有人看过就作出的否决」与「看过之后作出的否决」，在三个领域的所有账本上同码。努力的回报不是被竞争压低的，是被“没有人看”截断的；而竞争加剧是这一截断的后果，不是它的原因。本文把前一种否决命名为**未阅否决**，给出一句不含判断词的问话——**上一轮的“不”里，有多少个是在没有任何人打开过那份东西的情况下作出的**——给出一个三领域量纲不同而比率相同的读数（未阅率），一张两轴辨别表，并指认其中最危险的一格：投递无配给、答复全部及时、而多数否决无人过目。出路不在生成端加价，不在裁决端扩产，也不在守住实践，而是一条三步的次序，其可插手处只有第一步：**给“不”记账**。

关键词：未阅否决 未阅率 内卷 裁决产能 处置类型 反馈截断

Title: Two Kinds of "No": Involution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a Disposition Type

Abstract: Involution is commonly read as a dissipative contest in which effort rises while aggregate output does not. Three mutually non-citing fields prescribe incompatible exits: economics settles at the condition end (fix relative costs, task allocation and incentives), engineering settles at the output end (specification conformance is correctness; expand capacity when throughput binds), and aesthetics settles at the activity end (value is realized in aesthetic acts; the artifact is only a trac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ir unstated shared premise—that there exists some single end at which the matter can be settled—and overturns it using material held by one of the three: a 2025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which experienced developers were measured 19% slower with AI tooling while estimating themselves 20% faster. The load-bearing claim follows: involution is driven not by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but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a disposition type. A refusal issued without anyone having examined the submission, and a refusal issued after examination, are recorded identically. The return to effort is not depressed by competition; it is severed by non-examination, and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is the consequence rather than the cause. The paper names the first kind an unread refusal, supplies a modality-free diagnostic question, a commensurable ratio (the unread rate) realizable across three domains with different units, a two-axis discrimination

table identifying the dangerous cell, and a three-step exit whose only actionable step is the first: book the "no".

Keywords: unread refusal; unread rate; involution; adjudication capacity; disposition type; severed feedback

一、 导论：三条不能同时成立的处方

二〇二六年初，一个普通的岗位平均收到二百四十二份申请。五年前这个数字大约是一百。同一时期，某职业社交平台报告的投递速率达到每分钟约一万一千份，一年内增长四成有余。人不是突然多了四成，是投一份的代价塌了。

学术评审那一侧的曲线形状完全一样。一家组织学领域的主要期刊在其二〇二六年的编辑部报告里给出了自家的完整交易数据：把二〇二二年一月至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与二〇二四年一月至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两段相比，投稿量多了四成二；作为对照，疫情高峰带来的那次投稿激增只有两成，是这次的一半。同一份报告还说，三成以上的评审意见文本已经可以检出机器生成的痕迹，而在二〇二二年底之前，这个比例接近于零。另一份面向全行业的统计给出了另一端的读数：二〇二二年编辑每发出一次录用要发出一点六九次不经评审的直接退稿，到二〇二五年，这个比值升到了二点四九。

艺术与文学那一侧发生得更早也更直白。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午，一家有十七年历史、常年开放投稿的科幻杂志停止收稿。它的编辑给出的数字是：截至停收，当月收到七百份正常投稿与五百份机器写成的投稿；而该刊二〇二二年全年的投稿量约一万一千五百份。他后来写道，问题不是那些东西写得好不好，是速度——"我们被埋住了"。

三个行当，三条曲线，同一个形状：一份东西的产生成本塌到接近于零，投递量随之爆炸，而能接住它们的那一端纹丝不动。人们通常把由此产生的困境叫作内卷：每个人都不得不加码，加码的总和不产生任何新东西，而不加码的人立刻出局。

对于怎么走出去，三个互不引用的领域给出了三条处方，而这三条不能同时成立。

第一条来自经济学。它说结果由条件决定：只要相对成本、任务在人与机器之间的分配、以及围绕这两者的激励被改对，工作方式与产出形态自会跟上；因此该动手的地方是条件那一端，其余是被决定项。

第二条来自工程学。它说一个系统做没做对，只看它的产出是否满足规格与结果指标；至于这个产出是怎么被达成的，属于实现细节，不进验收。既然接收端处理不过来，那就扩它的产能，把重复的判断自动化掉。

第三条来自艺术学。它说价值不在物里，而是在活动里被实现的：同一件东西在不同的实践中是不同的成就，做与看两侧的活动缺了任何一侧，价值就没有被实现。因此要守住的正是那个活动本身，而不是产出的数目或它的条件。

三条处方各自锁定一个结算端——条件端、产出端、活动端——并且各自都认为另外两端只是通往自己那一端的手段。它们不能同时为真：第一条说产出端的合格读数只是中间变量、不能用来结算；第二条说产出端的合格读数就是结算本身；第三条说达成路径正是被评价的那样东西，而第二条明说它不进验收。

本文不打算在三者之间判谁对。本文要指出的是它们共同踩着的一块地：**三者都假定，存在某一端，可以在那里单独读出这件事解没解决。**这一条从未被任何一方说出口，因为在各自的框架里它太显然了。而推翻它的材料，恰恰握在三者之一自己手里。

推翻之后剩下的判断，三条处方都得不出，而三者的证据合起来只能得出它：**内卷的引擎不是竞争加剧，而是一种处置类型在记录上的消失。**一次否决，可以是有人读完之后作出的，也可以是没有任何人打开过那份东西就作出的；而在三个领域的所有账本上，这两者同码。收到答复的人分不出，作出答复的人无须记录，系统里没有这个字段。于是努力的回报不是被竞争压低的，是被"没有人看"截断的——而竞争加剧是这一截断的后果，不是它的原因。

本文的路线是：第二节把三个领域各自最强的主张摆出来并给出可核对的出处；第三节把三条处方放进同一个具体处境，看它们在哪里分岔；第四节找出三者共同站着的那块地，并用其中一家自己的材料把它拆掉；第五节给出命名、辨别表与读数；第六节到第九节做兑现与分界；第十节给出路；第十一节交出三个领域反过来给本文加的限制；此后是边界、证伪、伦理、自省与一条写死日期的赌注。

二、三个领域各自的最强主张

选这三家不是因为它们讲得好，而是因为它们互相顶得住。下面每一家都指得到具体的人、年份与可以直接打开的原始出处。

2.1 经济学：结算在条件端

当前最有影响力的一条估算来自一个基于任务的模型。它把最终产品的生产写成一串任务，每个任务可以交给资本或者劳动，两者有不同的比较优势；自动化就是资本能承担的任务集合的扩大。在这个框架里，只要新技术的微观效果表现为任务层面的成本节省，那么它的宏观后果就由两个数决定：被影响的任务占多大比例，以及这些任务上的平均成本节省有多大。按这个算法，十年尺度上由此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量落在不到百分之一的量级。

这个结论的分量不在数字本身，在它的形状：**总量读数几乎不动。**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个具体行当都在报告自己那一端的显著改善。经济学对这个反差有一套现成的解释——如果自动化只是"过得去"，即它替换了劳动却没有明显提高生产率，那么总量不动正是应有之义；而技术往哪个方向走，不由技术本身决定，由激励决定。

于是这一家的立场可以写成一句判断：**该动手的地方在条件那一端**。相对成本变了，任务在人与机器之间就会重新分配，工作方式与产出形态随之改变。产出侧的好看读数与从业者的感受，都是被决定项，不能拿来结算。

这一家有三条互不包含的支撑。结果层：总量读数不动，这是它自己的模型算出来的。路径层：方向由激励决定，不由技术决定。条件层：一旦相对成本改变，任务分配就会跟着变。任一条被推翻，另两条仍能成立。

2.2 工程学：结算在产出端

现代软件交付把"做得好不好"操作成了四个结果指标：部署频率、从提交到上线的前置时间、变更失败率、恢复所需时间。这四个数全部落在产出侧，没有一个描述过程。与之配套的是验证与确认的标准分工：验证问"我们把东西做对了吗"，确认问"我们做的是对的东西吗"，两者都以可检的规格为准绳。任何通过了这一关的实现，在工程的意义上同等合格。

这不是懒惰，是一条经过长期检验的纪律。让验收独立于实现路径，正是工程能够分工、能够外包、能够在人员流动中保持质量的原因。一个系统如果要求"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做出来"，它就无法被第二个人接手。

于是这一家的立场可以写成一句判断：**该结算的地方在产出那一端**。规格通过即正确；路径属于实现细节；产能不够就扩产能，把重复的判断自动化掉。

它的三条支撑同样互不包含。结果层：四个关键指标全在产出侧。路径层：验收由测试与评审把关，任何通过者同等合格。条件层：瓶颈的标准处置是提升瓶颈的产能。

2.3 艺术学：结算在活动端

近十年美学里最有推进力的一条主张，是把审美价值从"物的属性"改写为"行动中的成就"。按这个说法，物本身不携带价值；同一件东西放在不同的实践里是不同的成就，而人有理由去做的那件事，取决于他身处哪一个实践。做与看是同一件事的两侧：一件作品若没有在某个实践里被接住，价值就没有被实现——不是被实现得少，是没有被实现。

与之配套的是一条更老的制度性说法：一个东西要成为可被欣赏的候选，须由该实践的成员授予它这个资格。资格不是物的性质，是被给予的。

二〇二四年以来关于生成式模型能否产出极高审美价值的讨论，正是在这条线上展开的：争的不是那些图像好不好看，而是那里有没有一个可以被归属的成就，以及归属给谁。

于是这一家的立场可以写成一句判断：**该守住的地方在活动那一端**。产出的数目与它的条件都是外围；一旦活动本身被抽走，剩下的东西再多也不构成价值。

它的三条支撑：结果层，物不携带价值；路径层，做与看两侧的活动共同实现价值，缺一侧则未实现；条件层，成为候选须被授予资格。

2.4 三对主题的冲突

这三条主张两两不能并存。

第一条与第二条：经济学说产出侧的合格读数只是中间变量、不能结算，工程学说它就是结算本身。若产出侧的四个指标全部改善而总量不动，经济学判"这说明改善没有落在构成产出的地方"，工程学判"这说明系统做对了，总量问题是别人的事"。两个判断不能同真。

第一条与第三条：经济学把活动形态当作由条件决定的因变量，艺术学说活动正是价值实现的所在、不能被当作因变量处理。若一项技术改变了人们怎么做事，经济学判"这是相对成本变化的正常结果"，艺术学判"这是价值有没有被实现的问题本身"。不能同真。

第二条与第三条：工程学说达成路径不进验收，艺术学说路径正是被评价的那样东西。同一件产出，工程判合格，艺术判"这里没有成就发生"。不能同真。

三对全冲突。这是本文可以往下走的前提——如果它们只是侧重不同，那么把三者合起来就是综述，不是别的。

三、冲突定位：把三条处方放进同一个具体处境

抽象的分歧容易被当成措辞之争。把三条处方放进一个具体处境，它们会立刻分岔到互相取消。

取这样一个处境：某学会的一个分会，去年收到两千份投稿，今年收到六千份。评审人的数量从三百八十增加到四百二十。会议照常召开，录用比例从百分之二十六降到百分之九，所有作者都在截止日之前收到了答复，平均答复时间比去年缩短了十一天。参会者的满意度调查略有上升。没有任何一项形式检查不通过。

经济学的处方：问题在条件。投一份的成本太低而期望收益不为零，于是理性的做法就是多投。处方是把成本抬回来——按作者设投稿上限、收取投稿费、要求预注册、引入可信但稀缺的信号。让投递重新变贵，量自然会下来。

工程学的处方：问题在产能。接收端的处理能力没有跟上生成端的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瓶颈。处方是提升瓶颈：扩充评审池，把初筛自动化，用模型做第一道过滤，把人的时间留给通过初筛的那一部分。答复时间已经缩短了十一天，这正说明处置有效。

艺术学的处方：问题在活动。六千份里绝大多数不是某个人在某个实践里做出来的成就，而是被批量产生的物；同样地，评审那一侧也不再是"读一篇东西并对它作出判断"这个活动了。处方是守住活动：拒绝把评审外包给工具，要求作者声明自己确实做了这项工作，重新把"认真读一遍"当作这个共同体的核心义务。

三条处方在这个处境里立刻打架。

按经济学做，投稿上限会把成本落在没有资源的一方身上：有团队的人照样投满，独立作者被挤出去；而任何被明确规定的成本，都可以由工具摊薄——写一份预注册的边际成本，在今天已经不比写一段摘要贵多少。更要紧的是，工程学会指出，成本一旦被规定，它就成了一个可优化的目标，而优化它的最省事的办法从来不是提高质量。

按工程学做，艺术学会指出，自动化初筛正是把“读一篇东西并作出判断”这个活动整个移出去；而经济学会指出，扩产能只会让下一轮投递量继续上升——如果每一份被处理的概率不变，那么理性的投递者会一直投到边际收益为零，扩多少产能都会被吃掉。

按艺术学做，经济学会指出，实践保护在规模上不可执行，且它会被吸收成一种身份标签：“纯人工”变成一个溢价属性，于是它重新进入同一场竞赛，只是换了个赛道；工程学会指出，一条无法被检验的要求等于没有要求——“请声明你确实做了这项工作”这句话，在流程上与不问是一样的。

三条处方互相取消，而三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不是因为其中两方犯了错。这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语域里作答：一方在问条件该怎么设，一方在问系统该怎么做，一方在问活动该怎么保。在同一个语域里可以判谁对；跨语域的分歧不可判决，唯一的出路是造一个把三端关联起来的说法。

而在造这个说法之前，先要看清它们共同踩着的是什么。

四、三者共同站着的那块地

把三条处方并排放着，会发现一件它们从未说出口的事。

三者争的是：**内卷解没解决，该在哪一端结算。** 而三者共同假定的是：**存在某一端，可以在那里单独读出这件事解没解决；另外两端只是通往它的手段。**

把这句话念给三方听，三方都会说“这还用说吗”。经济学会说，当然，总量读数就是那个结算；工程学会说，当然，产出是否合规就是那个结算；艺术学会说，当然，活动还在不在就是那个结算。会引起争论的是“哪一端”，不是“存在某一端”。这正是共有前提的特征。

推翻这条假定的材料，必须来自三者之一自己——从外面搬一个理由来推翻它，得到的只是第四种立场，那是加入争论，不是取消争论。

这件材料来自工程学。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个模型评估机构发布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十六位资深开源开发者，在他们自己平均有五年经验的成熟仓库上，完成二百四十六个真实任务；每个任务被随机分配到“允许使用当时的人工智能工具”或“不允许”两种条件。开始之前，这些开发者预计允许使用会让完成时间缩短百分之二十四；全部做完之后，他们估计实际缩短了百分之二十。而实测结果是：允许使用时，完成时间**增加了**百分之十九。

工程学用这项试验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工具到底提不提速"。它在自己的领域里是一条关于工具效果的证据，是一次对营销叙事的校正。没有人把它拿来当作关于结算的证据。

但把它放在本文的问题上，它说的是另一件事：**同一段工作，在一个端点上的结算与它在别处的实际状态，可以方向相反；而作出结算的人本人读不出这个方向。**交付出去的合并请求全部合格，产出端的读数没有任何异常；开发者自己的感受是"快了两成"；而计时器说慢了近两成。三处读数，两处一致地错，只有一处是对的，而那一处恰恰不是任何一端的结算指标，是一个当时被顺手记下来的量。

这一条足以拆掉共有前提。如果一个端点上的结算可以与实际状态方向相反，并且结算者本人读不出来，那么"存在某一端可以单独读出解没解决"就不成立。三条处方各自锁定一个端点，而端点不能单独结算——不是因为它们选错了端点，是因为**没有哪个端点能单独结算**。

这项试验有它的边界，本文如实标明：它的样本只有十六人，工具是二〇二五年二月到六月的版本，机构本身在二〇二六年二月发布了针对更晚版本工具的新数据并调整了试验设计。因此它不能被用来论证"这些工具没用"。本文用到的不是它的效果量，是它的**方向结构**——两处读数一致地指向一边，实测指向另一边，而当事人站在错的一边。这个结构不随工具版本变化。

拆掉共有前提之后，还剩一层地基没有被动过。那一层不属于这三家，属于所有人。本文把它留到第八节末尾，因为要先把最近的几种说法逐一划清，才看得见它们共同看不见的是什么。

五、未阅否决

5.1 一个命名

一次否决可以有两种来路。

第一种：有人打开了那份东西，看了，作出判断，答复"不"。第二种：没有任何人打开过那份东西，答复"不"。

在收到答复的人那里，这两者完全一样——同一封信、同一套措辞、同一个日期。在作出答复的一方，这两者也一样：流程走完了，答复发出了，记录上写着"未通过"。在系统里，这两者更是一样：数据库里只有一个决定字段，取值是通过或不通过；没有第三个字段记录"这个决定是在有人看过之后作出的，还是没有"。

本文把后一种叫作**未阅否决**：一次否决，其中没有任何人打开过被否决的那份东西。

这个命名不是给一种已知现象换一个说法。它主张的是：**未阅否决在三个领域的账本上不是一种处置类型**。不是记录得少，不是难以测量，是压根不算一样东西。在所有现行的记录体系里，一件被投递的东西只有两种下场——被接受，或被拒绝；"没有被任何人看过"不出现在这个分类里，因为分类是按结果做的，而这两种否决的结果一模一样。

这一点可以用一个判据来检验：**删掉本文提出的这个区分之后，那样东西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未被打开的文件当然还在硬盘上，那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未阅否决”作为一种**处置**——一种可以被计数、被归责、被申诉的事件——在删掉这个区分之后确实不存在。一封未阅的退稿信和一封读完之后的退稿信，在法律上、制度上、统计上是同一件事。它不是变得难测，是没有对象。

一个已经公开的例子可以坐实这一点。二〇二五年起，若干顶级会议开始按作者设投稿数量上限，超出上限的部分**按投稿编号顺序直接退稿**。这是一次成建制的、被写进政策的未阅否决：作出否决的依据是编号，不是内容，没有任何人打开过那些稿件。而在最终的统计里，它们与经过评审后被拒绝的稿件计入同一个数字。已经有人把“如何减少不必要的编号退稿”写成了一个优化问题去求解——**这恰恰说明，在该领域自己的账上，这类否决被当作待优化的浪费，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处置类型。**

5.2 两种「不」的辨别表

一个名字只是一个名字。要让它成为一个能把两样看起来一样的东西分开的读数，需要第二根轴。

第一根轴：**入口有没有配给**——投递是否被限量。 第二根轴：**每一份是否被过目**——否决是否在有人打开之后作出。

	全部过目	存在未阅
入口有配给	① 旧式评审：工作量守恒，慢，但每一个“不”背后都有人	③ 形式配给：限额写着，实际形同虚设
入口无配给	② 明面拥堵：积压、延误、评审人喊累——有信号	④ 静默筛除

前三格都会说话。第一格慢，慢是可见的；第二格堵，堵会有人抱怨；第三格的限额与实况不符，一查就查得出来。

第四格不说话。它有三个签名，缺一个就不是它。

其一，短期指标表现为改善。 答复周期缩短，积压清零，答复率上升，投递者的满意度回升。前面那个分会场的例子里，平均答复时间比去年缩短了十一天——这是一个好数字，而它恰恰是未阅率上升的直接后果。

其二，失效不产生任何信号。 被否决的人收到的答复，与经过认真阅读之后被否决的人收到的答复完全一致，因而他无从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作出否决的一方没有义务记录，因而它自己也不掌握这个数；系统里没有相应的字段，因而事后无从清点。三方都不掌握，不是因为谁隐瞒，是因为没有人被要求生成这个记录。

其三，它自我加固。 越是把“及时答复”写进服务承诺，越是把自动初筛正规化，越是用录用率而不是过目率来衡量一个评审系统的严格程度——未阅率就越高。也就是说，把这套流程做得越规范，这一格就越牢固。

这三条合起来意味着：**第四格能通过全部形式审查。** 它不是一个"该做的没做"的格子，任何人都看得出的问题不需要一张表来指认。它是一个所有检查都亮绿灯而实质已经空掉的格子。

5.3 未阅率

有了这两根轴，就可以给出一个数。

未阅率：一轮否决中，在没有任何人打开过被否决之物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些否决，占全部否决的比例。

它对应一句不含判断词的问话——不问任何人的看法，只问记录：

> 上一轮的"不"里，有多少个是在没有任何人打开过那份东西的情况下作出的？

这句话可以拿去问 workflow 系统、投稿平台的日志、代码托管平台的事件表、招聘系统的附件调阅记录。它不需要任何人给出意见。

这个读数在三个领域里量纲不同而比率相同：

- **劳动市场：**投递的简历中，从未有人打开过其附件的比例。求职系统的附件调阅事件是现成的。
- **工程：**被关闭的合并请求中，关闭之前没有任何人查看过差异的比例。代码托管平台的查看事件是现成的。
- **艺术与出版：**被退回的稿件中，评审从未调阅过正文的比例。投稿系统的文件调阅记录是现成的。

三处的单位互不相同——一处是求职者，一处是代码变更，一处是稿件——而比率的定义是同一个。这使得三个行当第一次可以并排比较。

这个读数有四条性质，其中第四条最容易被漏掉，也最要紧。

第一，无量纲，因此可跨领域比较。第二，可事后清点，用的是系统本来就产生的被动日志，不需要任何人补填。第三，它把一个印象变成一个数：从"现在根本看不过来"变成"零点七八"。

第四，**它与既有的主要指标正交。**这一条必须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否则它会被读成现有某个指标的代理，白造一个数。

例子是这样的：一个把答复时限压到四十八小时、积压永远清零、投递者满意度全行业最高的招聘流程，可以有接近一的未阅率——正因为要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几百份申请，才必须让绝大多数否决无人过目。反过来，一个积压严重、答复缓慢、满意度垫底的评审系统，可以有为零的未阅率——每一份都被读过，只是读得慢。

既有指标最好看的时候，这个数可以最难看；既有指标最难看的时候，这个数可以最好看。 这就是它不能被任何现有指标代理的证明。

5.4 因果方向被颠倒了

到这里，可以给出本文的承重判断，并说明它为什么与通行的解释方向相反。

通行的解释是：竞争加剧 → 每个人不得不加码 → 加码的总和不产生新东西 → 内卷。在这条链上，"没有人看"是竞争加剧的结果：人太多了，看不过来，所以只好草草处理。

本文的判断是：这条链的方向反了。

投递成本塌陷 → 投递量上升 → 未阅率上升 → 投递者无法区分"我被认真读过之后落选"与"没有人看过我" → 而在无法区分的情况下，唯一理性的应对是加大投递量（既然每一份被看到的概率是未知且很低的，那么多投几份是唯一能提高被看到次数的办法）→ 投递量进一步上升 → 未阅率进一步上升。

这是一个自我加固的回路，而它的引擎不是竞争，是**反馈的截断**。

区别不是措辞上的。两条链给出方向相反的预测。

若竞争加剧是原因，那么当录取名额增加时，加码的压力应当下降。若反馈截断是原因，那么名额增加而未阅率不变时，加码的压力不下降——因为投递者仍然无法知道自己上一次为什么失败，多投仍然是唯一能做的事。

若竞争加剧是原因，那么投递量的上升应当**早于**未阅率的上升——人先多起来，才看不过来。若反馈截断是原因，顺序相反：**未阅率的上升早于投递量的上升**——接收端先在某个时点上放弃了逐份过目（通常是引入自动初筛的那个时点），此后投递者才在若干轮反馈无效之后转向数量策略。

这条顺序预测是本文最容易被推翻的一条，因为它要求的两个数都可以在既有日志里回溯，而且它明确指定了先后。相关是容易被巧合满足的，顺序不容易。

最后需要说清楚的是：本文没有主张"不完全审阅是错的"。在信息成本为正的地方，不完全审阅是最优的，这一点经济学早已论证过，本文不与它争。**本文主张的是：未过目本身不是错，未过目与已过目在记录上同码才是错。**前者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后者是一个记录问题；而正是后者切断了反馈，也正是后者可以被低成本地修好。

六、十个行当

一条判断如果只在提出它的那几个例子里成立，它是一个说法。要成为一个读数，它必须能在别处预测出具体的事。下面十个行当各给一处兑现，其中两处反过来削弱了本文。

一、招聘。 平均一个岗位二百四十二份申请，七成以上的求职者在申请过程中使用工具，近半数明确表示"多投一些以绕过自动筛选"。这正是本文那条回路的教科书形态：招聘方装上自动初筛以应对量，求职者因为拿不到任何区分性反馈而加大量，双方各自都在做理性的事。可预测的具体事：**在同一家公司内部，引入自动初筛的那条产品线，其后续的人均投递次数上升幅度应显著高于未引入的产品线，而两条线的岗位数与薪资区间可以控制住。**

二、学术评审。 直接退稿与录用的比值从一点六九升到二点四九，退稿增长快于投稿增长。这意味着筛除动作的增长快于生成动作的增长——正是未阅率上升的间接读数。可预测的具体事：**在按作者投稿上限执行编号退稿的会议里，被编号退掉的那批稿件，其在别处的最终发表率不应显著低于经过评审后被拒的那批；若显著低，说明编号退稿意外地筛出了质量信息，本文这一处兑现失败。**

三、软件评审。 合并请求的关闭事件与差异查看事件是分开记录的，因而未阅率在这里是最容易直接算出来的。可预测的具体事：**在引入自动检查即关闭的仓库里，外部贡献者的二次贡献率应在自动检查上线之后下降，而内部贡献者不变——因为内部贡献者有别的渠道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

四、文学与艺术投稿。 那家科幻杂志的处置值得单独看一眼：它没有加价，没有扩产能，也没有喊口号守住实践——**它关了门。** 关门是本文所说的第一格（有配给且全部过目）的极端形态，代价是新人与国际作者被挡在外面，而这一点该刊编辑自己在当时就明说了。关门有效，但它把成本落在最没有别的通道的人身上。

五、基金评审。 多数资助机构公布资助率，不公布过目率。可预测的具体事：**在把初筛从"两位评审各读一遍"改为"一位评审读摘要"的项目里，申请书的平均长度应下降，而申请数量应上升——因为投递者会向可被读到的那一部分收缩，同时用数量补足概率。**

六、法院与行政受理。 立案审查与实体审查在制度上是分开的，因而这里的两种"不"有明确的法律区分——这是三个领域之外唯一一处已经把这个区分制度化了的地方。它反过来支持本文：**当一个体系认为这个区分重要时，它会把它写进程序。** 而在招聘、评审、投稿这三处，同样重要的区分没有被写进任何地方。

七、医疗分诊。 分诊本质上是一种未阅处置：按主诉分类而不逐一详查。但医疗把它明确命名了，并且规定了误分诊的责任。这一处**反过来给本文加了约束**：未阅本身可以是正当的、甚至是必需的，只要它被命名、被计量、被归责。本文因此不能主张"每一份都必须被过目"。

八、专利审查。 检索式命中与实审是两个阶段，且审查意见书必须写明依据。这意味着专利体系的未阅率在结构上被压得很低，代价是审查周期以年计。这一处提供了一个可用的对照：**同一时期内，未阅率与处理周期呈反向关系，而与决定质量的关系需要单独测量——不能假定后者。**

九、教育评分。 大班课的作业批改是未阅否决的高发地带，而学生对此有强烈直觉却拿不到证据。可预测的具体事：**在采用抽样批改的课程里，学生的作业篇幅应向"开头几段"集中——他们会把资源投到唯一可能被读到的位置。这是一条容易被检验、且与常识相符的预测，它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量化。**

十、内容平台的推荐与审核。 这里的未阅率接近于一，而且从一开始就是公开的设计前提：没有人假装每一条内容都被人看过。这一处**再次反过来削弱本文**：当未阅率被公开承认时，投递者的行为不会陷入本文所说的回路，而是转向对分发机制本身的适应。也就是说，**本文那条回路的成立条件不是未阅率高，而是未阅率高且不被知道。** 这一条约束把本文的适用范围收窄了，写在第十一节。

十处兑现，其中第七、第十两处反向。

七、为什么三个领域各自到不了这一条

一个领域看不见什么，通常不是它的缺陷，是它的问题结构的影子。下面三段不是在指出三者的疏忽，而是在说明：**它们各自的核心问题，恰好使这一步成为不必要的。**

经济学到不了，因为它的记账单位是交易与任务。 一次未阅否决既不构成交易——没有对价，没有合意——也不构成任务，因为它不产生任何可以被计入最终产品的东西。经济学问的是资源如何被配置，而未阅恰恰是"未进入配置"；一个未进入配置的东西，在配置理论里没有位置。更要紧的是，它的框架里已经写着答案的一半：任务级的成本节省要能进入总量，前提是被影响的任务本身构成产出。而在选拔型系统里，被工具降本的是"投递"，产出却是"决定"。降本发生在不构成产出的任务上，总量读数就应当不动——这是它自己的算法算出来的。它只差最后一步没有走：**去问那个构成产出的任务（作出决定）本身的产能发生了什么。** 它没有走这一步，因为决定的产能不是一个市场量，没有价格，不在它的数据里。

工程学到不了，因为它的验收对象是通过者。 被拒绝的东西不进入它的质量体系——这不是疏忽，是分工：工程对交付负责，而被拒绝的东西不会被交付。因此"被拒者经历了什么"在结构上是题外话。这一点在代码评审里表现得最清楚：所有的质量度量都建在被合并的变更上，被关闭的变更只在统计口径里出现一次。工程学甚至掌握着最容易算出未阅率的那份日志——查看事件与关闭事件都被完整记录——而它从来没有把这两列放在一起看过，因为在它的问题结构里，那两列分属两件不相干的事。

艺术学到不了，因为它的记账单位是作品与实践。 一个未被过目的投递还不是任何实践的成员：它没有被授予候选资格，因此它不在艺术学的对象域里。制度性的说法把"授予资格"当作一个总是可用的动作——某个成员代表实践作出授予——而从没有问过这个动作本身有没有产能上限。这不是一个疏漏，是因为在那套说法被提出的年代，投递量与授予能力之间根本不存在数量级的差距。艺术学掌握着最直白的相反证据（一年一万一千五百份投稿的刊物在一个月内被迫关门），而它用这份证据讨论的是"机器写的东西算不算作品"，不是"授予资格的能力是有限的"。

三者都不是因为想不到才停在原地。**它们各自的问题恰好使这一步成为不必要的**——而这一步只有在三个问题被同时摆开时才成为必要的。

八、与最近的几种说法的分界

一个新说法最大的危险不是被反驳，是被吸收。下面逐一划清，每一条都给出一个可以分出胜负的观察，而不是"侧重不同"这种不可判定的话。

其一，内卷化（Geertz，一九六三，人类学）。 这个词的原产地讲的是爪哇水稻农业：土地不增，劳动力持续涌入，耕作方式越来越精细，人均产出停滞。它的形状是"投入增加、结构不变"。本文说的形状不同：**单位投入下降、件数爆炸、结构不变。** 两者的处方相反——前者需要一个出口（把劳动力转出去），后者需要一个地板（把某种代价重新设回去）。判定形式：若观察到投递者的**单位投入随内卷加剧**

而上升，则原义成立而本文错；若观察到单位投入下降而件数上升，则反之。当前三个行当的数据都指向后者，但这不是本文可以自封的——它需要按行当分别测。

其二，市场拥堵（Roth 及市场设计文献）。 这一支明确处理"参与者太多以致市场无法在有限时间内处理足够多的交易"，并给出了成熟的处方：可信但稀缺的信号、时间窗、集中匹配。它是本文最近的经济学区居。分界在于：**拥堵理论假定交易在排队等待处理，而本文说的那一批从未进入任何队列。** 判定形式：拥堵理论预测，增加可信信号会提高匹配质量并降低拥堵；本文预测，在未阅不被记录的地方，增加信号只改变**哪些投递被读，不改变被读的比例**——未阅率随投递量继续上升。经济学职位市场上的信号机制已经运行了十几年，两边的数据都在。

其三，理性疏忽（Sims，二〇〇三）。 它说注意力有限且获取信息有成本，因而人会最优地分配注意力；据此，看不完是最优的，未阅是效率而非病理。这是对本文最强的一条竞争解释——"其实不就是看不过来吗"。分界在于**阅读深度随什么变化**：理性疏忽预测它随**赌注**变化，赌注越大读得越细；本文预测在裁决质量不产生任何反馈的地方，阅读深度随**体量**变化而对赌注不敏感。判定形式：取同一批评审者处理高赌注与低赌注两类材料，若阅读时长与赌注相关而与当期体量无关，则理性疏忽足够而本文多余；若与体量相关而与赌注无关，则反之。

其四，成本病（Baumol 与 Bowen，一九六六）。 它说生产率无法提高的部门（现场演出、教育、护理）会随其他部门生产率上升而相对变贵。裁决正是这样一个部门：判断无法被加速而不改变它本身。分界在于**价格与质量哪一个动**：成本病预测停滞部门的相对价格上升，社会仍然买得到它，只是更贵；本文预测在裁决不被购买的地方——无偿的同行评审、打包在薪酬里的简历初筛、算在教学工作量里的批改——价格不会上升，因为没有价格；于是调整发生在别处，表现为**单件裁决时间下降**。判定形式：把裁决被单独计酬的场合（付费审稿、外部咨询鉴定）与不被单独计酬的场合放在一起，若前者出现价格上升而后者出现单件时长下降，则两条说法各管一段且本文是必要的补充；若两处都出现价格上升，则成本病足以覆盖本文。

其五，约束理论（Goldratt，一九八四）。 这是本文的**方法学区居**，也是最危险的一位——因为本文关于"接收端才是产能"的说法，形式上与"系统的产出由它的约束决定"几乎一样。分界在于**约束是否可被识别**：约束理论的整套操作以"找出约束—让其他环节服从它—提升它"为前提，而这三步都要求约束作为一个工位出现在流程图上。本文说的这个约束不在任何一方的流程图上：投递方的图里没有"被过目"这道工序，接收方的图里"初筛"是一项间接费用而不是一道产出工位。判定形式：若在系统里明确画出"过目"这道工位并对其扩产之后，未阅率随之下降并保持，则约束理论足够而本文多余；若扩产之后未阅率不降（因为投递量随扩产而上升），则本文的判断成立——而这正是前面那个分会场的实况：评审人从三百八十增加到四百二十，投稿从两千增加到六千。

其六，信号理论（Spence，一九七三）与信号贬值。 它处理的是发送端的成本差：一个信号之所以可信，是因为低质量者付不起它。本文处理的是接收端的一件更前的事：**这个信号有没有被读。** 一份成本极高的信号，若从未被打开，其成本差的效力为零。判定形式：信号理论预测提高信号成本会提高分离效率；本文预测在未阅率高的地方，提高信号成本只会提高投递者的支出不提高分离效率——因为分离发生在读之后，而多数否决发生在读之前。

其七，制度性的候选资格（Dickie）。 它说一个东西成为可被欣赏的候选，须由实践成员授予其资格。这是本文那个概念的直接前身，也是最容易与本文混淆的一条。分界在于**授予能力是否有限**：制度论把授予当作一个总是可用的动作，因此它的对象域里只有“被授予”与“被拒绝授予”；本文指出还有第三种——**未被处理**，即那个动作根本没有发生。判定形式：若在投递量上升一个数量级之后，被明确拒绝授予的数量同比例上升，则授予能力无限而本文错；若被明确拒绝的数量基本不变而未处理量吸收了全部增量，则反之。

其八，注意力经济（Simon，一九七一）。 它说信息的丰富造成注意力的贫乏，因而需要有效地分配注意力。本文不与它争这个描述。分界在于病灶：注意力经济把问题定位在**注意力的稀缺**，处方是更好的过滤；本文把问题定位在**注意力的分配方式不被记录**，因此无论过滤得多好，投递者都拿不到关于自己那一份的任何信息。判定形式：若改善过滤（更准的匹配）之后，投递者的加码行为下降，则注意力经济足够；若过滤改善而加码不降，则本文成立——因为过滤的改善并不改变投递者能否区分两种“不”。

其九，古德哈特定律。 它说一个度量一旦成为目标就不再是好度量。本文不是它的一个实例：本文没有主张任何度量腐蚀了被度量者，本文主张的是一种**处置类型在记录上不存在**。这是一个记录学的缺口，不是一个激励扭曲。不过第十四节会说明，本文提出的读数一旦进入考核，古德哈特定律会立刻对它生效——这是本文自己的软肋，不是它的论据。

8.1 这几种说法共同看不见的是什么

把上面八条各自的结构盲区并排写出来，句式统一为“它把某样东西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另一样”，且判据只有一条：**一旦承认后一样，它自己就塌了。**

- 拥堵理论把“投递已进入队列”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从未进入队列”。一旦承认有大量投递从未进入任何队列，它的排队模型就失去了对象。
- 理性疏忽把“注意力被分配到某处”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未被分配”。一旦承认存在一整批未被分配的对象，“最优分配”就不再能解释观察到的分布。
- 制度论把“授予资格的动作总能发生”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能力饱和”。一旦承认饱和，“实践成员授予地位”就不再是一个总能被执行的动作，制度性定义本身失效。
- 约束理论把“约束可被识别为一道工位”当作给定，因此看不见“不作为工位存在的约束”。一旦承认存在这样的约束，它的三步操作全部无处下手。

四行背后是同一个被当作给定的东西：**凡是一次处置，都必定有人作出过它。** 拒绝、退稿、不录用、不入选——所有这些词在所有学科的记录里都被当作“一个被作出的决定”来处理。正因如此，谁也没有回头看过这块地：“**没有人作出它**”这种处置，**不属于任何一个学科的对象域。** 各派互相批判，而它们都站在这块地上。

这一层比第四节那一层更靠后，也更值钱。第四节那一条是三者共同假定的，拆掉它得到的是本文的方向；这一条是整片地基，拆掉它得到的是本文为什么此前没有被任何人辨识过——**不是因为没有人看，是因为看的人都站在它上面。**

九、与本栏另外几篇的分界

本栏此前已发四十五篇。其中**两篇与本文同日发出，用的是同样这三个学科、答的是同样这道题**——同三学科同栏是读者一眼就能认出的自撞，也是最难辩解的一种，因此先交代这两篇，再交代此前六篇同族。每一条各给一个可以分出胜负的对照。

9.1 与同日的两篇

《**这道关拦下过谁**》（论可读门槛的整体饱和）。这是三篇里与本文最近的一篇，近到**共有前提完全相同**：它指认的三家共同假定，与本文第四节写的是同一条——出路可以在某一个终点上单独结算。两篇的分歧不在诊断的前提，在推翻它的材料与由此落到的病灶。那一篇用的是生产率曲线的实施期证据（来自经济学自己），落在**门槛这一侧**：关口整体饱和，通过率趋近于一，分辨迁出可读区；它问的是“这道关最近一百次判定里拦下过几次”。本文用的是随机对照试验（来自工程学自己），落在**否决这一侧**：一次否决有没有人看过；本文问的是“上一轮的‘不’里，有多少个是没有任何人打开过就作出的”。

两个读数在数学上近乎正交，而且它们可以在**同一条流水线的不同工位上同时为真**：前段的关拦不下人（饱和），后段的否决没有人看（未阅）。一个把百分之九十九的投递否掉的入口，按那一篇的读数完全不饱和——它确实拦下了绝大多数人；按本文的读数却可以接近全盘未阅。

判定形式：若在**通过率趋近于一**的场合（那一篇的靶格）同时观察到未阅率趋近于一，则两条判断处理的是同一样东西，本文可被那一篇吸收；若在**通过率极低而未阅率极高**的场合仍能观察到本文所说的加码回路，则**两者是两个独立的机制**。当前三个行当的录取比例在下降而不是上升，这指向后者，但这不是本文可以自封的，需要按行当分别测。

比“我们不一样”更值钱的是两篇的互补关系：那一篇解释了为什么**门槛不再拦得住人**，本文解释了为什么**被拦下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拦下的**。两者叠加时，投递者的处境恶化不是相加而是相乘——他既无法靠通过门槛证明任何事，也无法从被否决中读出任何信息。

《**认领物**》（论内卷是产出的构成中无账可入之物的占比持续上升）。它说的是产出的**构成**：为使一件产出可被归属于某个人，必须与它一并被生产的那一层东西，账本只给它成本位、不给产出位；读数是认领占比。本文说的是处置的**类型**：一次否决有没有人看过；读数是未阅率。

判定形式：一个认领占比极高的系统——大量精力花在证明“这确实是我做的”——可以有为零的未阅率，因为核对来源恰恰要求逐份打开；反过来，一个无人关心作者是谁的系统可以有接近一的未阅率。两个数正交。更值得跑的是这一条对照：若给未阅否决记账之后，**认领占比随之下降**，则两篇处理的是**同一个病灶的两端**（一旦投递者知道自己根本没被看，他就不必再加码去证明那是自己做的）；若记账之后**认领占比不动**，则**两者是两个独立的病**。这条对照可以在同一批数据上跑出来，不需要新采集。

9.2 与此前六篇同族的分界

《**借道**》（结果等价的替代路径被使用之后，以结果为准的读数与自己的感觉都不报警）。它讲的是**同一个行动者**在完成同一件事时换了一条内部路径；本文讲的是**两个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一次答复。判定形

式：若在一个未阅率为零、而结果读数照旧不报警的系统里仍能观察到能力流失，则那一篇的机制独立成立，本文与之无关；若把未阅率修正之后流失也随之停止，则本文覆盖了那一篇的一部分。二者可以独立发生，**叠加时投递者的处境恶化速度不是相加而是相乘**——因为他既读不出自己的路径变了，也读不出自己根本没被看。

《**复推率**》（学会了没有，不看能否说出规则，而看换一个情境能否重新推出同一条）。它测的是**能力**，本文测的是**处置**。同一份被拒的稿件，那一篇会问作者能不能在别的情境里重推出同样的判断；本文只问有没有人打开过它。判定形式：一个复推率极高的作者，仍然可以有接近一的未阅率；反之亦然。两个数正交。

《**轮空**》（一次换手没有完成——上一轮的发起处已退出，按顺序应当接手的那一处没有动）。最近的一条，且它也用了经济学。分界在于**空缺的位置**：那一篇讲的是**改变的发起权**无人接手，本文讲的是**已发生的投递**无人过目。判定形式：一个换手率健康、发起权轮转正常的系统，可以有很高的未阅率——因为发起改变的是内部成员，而被未阅的是外部投递者。二者在同一个系统里可以同时为真且互不影响。

《**在途**》（规则改完之后到人跟上之前，那段时间归谁）。它讲的是**时间的归属**，本文讲的是**处置的类型**。判定形式：在一个更新极慢、跟随比接近一的稳定系统里，未阅率仍然可以逼近一——因为规则没变，只是投递量涨了。

《**记零位**》（一个共同体最后擅长什么，由它的贡献账上被记为零的那类动作决定）。这是最近的一条，因为两者都关于账本上的空缺。分界在于**谁的账**：那一篇说的是**贡献**被记为零，即一个已经被承认发生了的动作被赋值为零；本文说的是一种**处置**在记录上不存在，即它连被赋值的资格都没有。判定形式：若给未阅否决记账之后，它被赋了一个很低但非零的权重，那么它落入那一篇的范围；若给它记账之后，制度必须新增一个此前不存在的处置类别（而不只是一个权重），则本文成立。当前的实况是后者——所有系统里都没有这个字段。

《**能被量的那一面**》（一件事最容易被看见的地方，往往不是它长东西的地方）。那一篇讲的是**可测者接管治理**；本文讲的是一种**事件根本不进入可测与不可测的划分**。判定形式：那一篇预测，把一个不可测的东西变得可测，治理会转向它；本文预测，把未阅率变得可测，治理**不会**自动转向它——因为没有任何一方的现有考核会因这个数变差而受损（见第十四节）。这是一条罕见的反向预测，也是本文最容易在三年内被检验的一条。

十、出路：一条三步的次序，与唯一可插手的那一步

三条处方各自走不通，而它们走不通的原因是同一个：每一条都在自己那一端结算，而另外两端会把它的干预吃掉。

在生成端加价走不通，有两个独立的理由。第一，任何被明确规定的成本都可以被工具摊薄——写一份预注册、一封定制求职信、一份合规声明，其边际代价已经趋近于零；成本一旦被写成规格，它就是一个可

优化的目标，而优化它最省事的办法从来不是提高质量。第二，成本对资源多的一方无效：它筛的是资源，不是质量。二〇二五年若干会议按作者设投稿上限，超出部分按编号退稿，正是这条路走到尽头的样子——它把成本变成了一个抽签。

在裁决端扩产走不通，因为扩产会被投递量吃掉。如果每一份被过目的概率不变，投递者会一直投到边际收益为零；接收端每扩一分产能，投递端就补上一分量。更糟的是自动化裁决这条路：自动化的判据一旦稳定，就可以被生成端逆向拟合，军备竞赛平移一层；而且它把未阅从"可见的空白"变成"不可见的已读"——系统会记录一次处理，只是那次处理里没有人。

守住实践走不通，因为它在规模上不可执行，而且会被吸收。"纯人工"一旦成为一个可以声明的属性，它就变成一个溢价标签，重新进入同一场竞赛。一条无法被检验的要求，在流程上等于不提要求。

三条都走不通，而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想在某一端一次性把事情结算掉**。出路因此不可能是第四条同类型的处方，只能是一条穿过三端的次序。

第一步（产出端）：给"不"记账。

在既有的被动日志里加一个字段，把否决分成"有人打开过之后作出的"与"没有任何人打开过就作出的"两类。这一步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一句。

它之所以是唯一可插手的那一步，有三个理由。其一，**它不需要任何人同意**：不需要改制度，不需要谈判，不需要新的预算；数据在绝大多数系统里已经存在——附件调阅事件、差异查看事件、正文调阅记录都是系统本来就产生的。其二，**它不改变任何一方当前的行为**，因此没有人会因为它而受损，阻力最小。其三，**它把此后所有的争论都变成可裁决的**：一旦这个数存在，第二步与第三步该不该做、做到什么程度，就不再是立场之争。

必须限定的是：这个字段只能取自**被动日志**，不得设计任何需要裁决者主动填报的项。理由在第十一节。

第二步（条件端）：把配给从投递端移到过目端。

既然投递端封不住，配给只能设在过目端。要限的不是"你能投几份"，而是"你能消耗多少份**被过目**"。

这个换法的性质与所有现行处方相反。投递端的配给对生成方不平等——有资源的人照付，会用工具的人照绕；而过目端的配给对生成方一视同仁：无论你生成得多便宜，你消耗的过目时间都是同一份。更要紧的是，过目端配的是**真实产能**：一个选拔系统的产出不是它收到多少份东西，而是它作出多少个有据的决定，而後者的上限就在这里。

具体形态可以有多种：投递者持有一定数量的"过目额度"并可在多个入口之间自行分配；接收方公开自己每一轮的过目产能并按此设定收件量；额度可转让、可标价，从而让愿意为被认真看一眼付费的人有一条正路可走。本文不主张其中任何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形态——**本文主张的只是配给的位置该换一端**，而具体机制该由各行当自己设计，并用第一步产出的那个数来检验。

第三步（活动端）：让"认真看一遍"重新成为一件可以被承认的事。

当过目成为一项被计量、被支付、被追责的产能之后，"读一份东西并对它作出判断"重新成为一件可以被做、被记录、被承认的工作。这正是第三条处方想守住的那样东西。

但它不是被"守护"回来的，是被**记账**回来的。这个区别是本文与第三条处方最实质的分歧：呼吁不能创造一个岗位，一个字段可以。

次序不可颠倒。 先做第二步而不做第一步，配给的额度将无从校准，且立刻退化成又一种投递端限额；先做第三步而不做前两步，得到的是一句无法执行的倡议。而只做第一步、后两步一步不做，仍然有独立价值——因为投递者从此可以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不"，而本文那条回路的引擎正是"不知道"。

可插手的那一步只有第一步。 这也是本文与前三条处方在实践上最大的差别：前三条都需要某个有权者先同意，第一步不需要。

十一、三个领域反过来给本文加的三条约束

一条判断如果只从三个领域取走论据而不被它们削弱，那多半是取巧。下面三条各自削掉了本文原本会主张的一句更强的话。

艺术学削掉了本文的价值排序。 艺术史自己知道，**长期未被裁决**恰恰是许多重要作品得以不被当时标准同化的条件：如果每一份投递都在当时被认真读过并被判定，那些不合当时尺度的东西会被更快、更彻底地否掉。本文原本会写下的更强的话是"未阅率是一个应当被压到零的指标"。有了这一条，只能写成：**未阅率的意义是它必须被知道，而不是它必须为零；在某些系统里，正确的目标值不是零。** 这一处削掉的是价值排序本身，不是一个补充条件。

经济学削掉了本文的适用范围。 在信息成本为正的地方，不完全审阅是最优的。本文原本会写下的更强的话是"任何未过目的否决都是一次失职"。有了这一条，只能写成：**未过目本身不是错，未过目与已过目在记录上同码才是错。** 本文因此从一个程序正义的主张退到一个记录可分辨性的主张——退了很多，但退到的位置更硬。

工程学削掉了本文的工具形态。 工程学的经验有两条：加一个需要人填报的字段，就会加一套上报行为，而上报行为会被优化；打开事件极易伪造，一次调用即可产生。本文原本会主张"让评审者记录他读了哪些部分"。有了这一条，只能写成：**读数只能取自系统本来就产生的被动日志，不得设计任何需裁决者主动填报的项。** 这一处直接改掉了第十节第一步的实现方式。

第十节的第四、第十两处兑现还给出了第四条约束：**本文那条回路的成立条件不是未阅率高，而是未阅率高且不被知道。** 在未阅率被公开承认的地方（内容平台的分发），投递者不会陷入这条回路，而会转向对分发机制的适应——那是另一种病，不是本文说的这一种。

十二、不适用的边界

本文不适用于以下几类情形，写在这里以免被误用。

其一，接收端本就不承诺过目的场合。 公开征集、开放投稿箱、悬赏，若事先明确声明不保证审阅，则两种“不”在双方之间不构成信息不对称，本文的回路不成立。

其二，产出不是“决定”的系统。 本文的全部推理建立在一类特定系统上：它的产品是有据的决定，而不是物或服务。工厂、物流、医疗操作不在此列——它们的产能瓶颈是可见的，且本来就被当作工位管理。

其三，未阅率高而信息由别的渠道回流的场合。 若投递者能从别处（内部关系、公开评分、二次申诉）稳定地知道自己被否的类型，则反馈没有被截断，回路不启动。

其四，能力不足型的困境。 有些行当的困境是投递者确实不够格，与被不被看无关。把本文套上去会得出错误的处方——先测未阅率，若它接近零而困境依旧，那么问题不在这里。

十三、证伪条件

最强的竞争解释是最朴素的那一句：“**其实不就是人太多、位置太少吗？**” 本文的证伪条件必须能把它排除掉，否则只是验证了现象存在。

主条件：控制投递量与录取名额之后，若**未阅率与投递者下一轮的投递次数**之间不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则本文的机制为伪——届时困境应归因于绝对供求比，而不是反馈截断。

样本纪律：这一条要求同质多单元，至少六个，且在关键混淆变量上同质——同一平台上的多个招聘方、同一学会下的多个分会、同一出版社旗下的多本刊物。**严禁拿两个国家或两个地区的对比来充数：**那类比较在文化、规模、制度上处处不同，所谓“控制掉某个变量”在方法上站不住，只能作启发式说明。

其余条件：

其一（正向读数，顺序而非相关）：未阅率的上升应当早于投递量的上升。若在多数单元里观察到相反的顺序——投递量先涨，未阅率后涨——则本文的因果方向错，拥堵解释成立。这是本文最容易被推翻的一条。

其二（低成本可实做）：取任一代码托管平台上的若干仓库，算出被关闭的合并请求中关闭前无人查看差异的比例，与该仓库外部贡献者的二次贡献率作对照。所需数据在平台的既有事件表里已经存在，不需要新采集。

其三：若在把未阅率公开的系统里，投递者的加码行为不下降，则本文关于“不知道才是引擎”的判断错。

其四：若在自动初筛上线之后，同一公司内部引入初筛与未引入初筛的产品线，其人均投递次数上升幅度没有差别，则第六节第一处兑现失败。

其五：若按编号退稿的那批稿件在别处的最终发表率显著低于经评审后被拒的那批，则编号退稿意外地携带了质量信息，本文关于“未阅否决不携带信息”的说法在该场合失效。

这条判断若被证伪，我们会学到什么？ 若主条件不成立，说明困境确实是绝对供求比问题，那么干预方向应回到扩大位置数量或减少参与者，而不是修改记录方式——这是一个方向完全不同的处方，值得单独去证。

本文交出两个自己解释不了的洞。 其一：未阅率的“正确目标值”在不同行当里应当是多少，本文只能说不是零，说不出是多少。其二：在未阅率被公开之后，投递者行为会转向哪里，本文只知道会转，不知道转到哪。

十四、这个读数一旦进了考核

本文提出的这个数会被拿去考核人，这一点几乎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先写清楚三条，缺一条则不应采用。

其一，未阅率指的是位置，不是人。 它描述的是一个入口、一条流水线、一次评审轮次的状态，不描述某位评审者的品行。把它算到个人头上，得到的将是一个可以被个人操纵而与系统状态无关的数。

其二，不得为了把这个数做好看，而在时限关键或安全关键的系统里制造额外的过目动作。 分诊、急救、事故上报这类场合的快速否决是有正当理由的；用这个数去要求它们逐份过目，是把一个记录学的改进变成一次操作风险。

其三，已经据此对某个入口或某位裁决者作出不利安排的，必须公开编码规则并给出复核通道。 “什么算过目”是一个需要明确定义的问题——打开摘要算不算，打开而未滚动算不算，模型读过算不算。不公开这条规则，这个数就是不可申辩的。

还有一条更根本的：**这个数一旦进入考核，最省事的达标方式恰恰会摧毁它要保护的那样东西。**

达标最便宜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种，让系统自动“打开”每一份——一次调用即可产生一个打开事件，未阅率瞬间归零，而实际过目一点没有增加。第二种，规定“模型已读即算已读”——这在制度上更体面，效果一样。

两种办法的后果是同一个，而且比现状更坏：**在此之后，连“没有人看过”这件事都不再留下痕迹。** 本文造出的这个区分，会被它自己的被采用所消灭。

本文看不到出口。可以想到的缓解办法——审计打开事件的时长分布、抽样人工复核、要求打开事件与后续判断内容存在可核对的关联——每一条都需要一个愿意花钱去查自己的机构，而正是缺少这样的机构，这个问题才存在。这一条写在这里，不是待办事项，是本文自认的失败面。

十五、本文自己

本文自己是一次投递。

它将被读者读过之后判断为有用或无用，还是在没有任何人打开的情况下被推荐机制筛掉，本文无从知道。而按本文自己的判断，这两种结局在任何可见的记录上完全一致：阅读量的曲线不会告诉本文哪一次是有人读了，哪一次是页面被打开又关掉；而本文若属于后一种，它与一篇被认真读过之后判为无价值的文章，在所有统计里同码。

这两个具体后果。

第一，**本文不能靠被发表来证明任何事。** 发表在本文自己的框架里正是那个不携带信息的事件——它既可能来自审视，也可能来自未阅。因此本文只能靠一件事被检验：未阅率被真的量出来，且第十三节那条顺序预测被真的核对。

第二，**本文的处方对本文自己适用，且同样只有第一步是本文能做的。** 本文不能要求任何平台改变配给方式，也不能要求任何人认真读一遍。本文能做的只有一件：把自己的判断写成一个可以在既有日志里回溯的数，让不认同它的人有办法证明它错。这篇文章的全部分量都押在那一个数上。

十六、结论，与一条写死日期的赌注

三个领域对同一件事给出三条互相取消的处方，而它们共同假定了存在某一端可以单独结算。这个假定被其中一家自己的随机对照试验推翻：一个端点上的结算可以与实际状态方向相反，而结算者本人读不出来。

推翻之后剩下的判断是：**内卷不是一场投入过度的耗散型竞赛，不是一处产能跟不上生成的瓶颈，也不是活动本身被掏空，而是一种处置类型在记录上的消失。** 「没有人看过就作出的否决」与「看过之后作出的否决」在所有账本上同码，于是努力的回报不是被竞争压低的，是被"没有人看"截断的；竞争加剧是这一截断的后果，不是它的原因。

判据是一句不含判断词的问话：**上一轮的"不"里，有多少个是在没有任何人打开过那份东西的情况下作出的？** 读数是未阅率。最危险的那一格是：投递无配给、答复全部及时、而多数否决无人过目——它在短期指标上表现为改善，它的失效不产生任何信号，而且越正规化越严重。

出路不在生成端加价，不在裁决端扩产，也不在守住实践，而是一条三步的次序：给"不"记账 → 把配给移到过目端 → 让认真看一遍重新成为一件被承认的工作。可插手的只有第一步，而第一步不需要任何人同意。

本文可以被分层引用。第一层是"未阅否决作为一种处置类型"，最强，也最容易倒。第二层是那张两轴辨别表，作为分析工具，即使第一层被推翻也仍可用。第三层是一条不依赖前两层的经验主张：**当投递量的**

增长快于过目产能的增长时，被拒者收到的答复内容不随之改变。 这一条可以在任何一个投稿系统的答复模板库里直接查证，成本接近于零。

最后是一条写死日期的赌注。

到二〇二九年八月一日为止，在招聘、学术评审、代码托管三个领域中，至少有一个领域出现一家有规模的机构，公开发布其未阅率或等价读数（即区分"经过目的否决"与"未经过目的否决"并给出比例）。

什么不算命中，一并写死：机构自行声明"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份申请"不算；发布平均处理时长、答复率、录用率不算；发布"人工复核比例"而不说明什么算复核不算；只在内部使用而不对投递者公开不算。**必须是一个对外发布的、定义了"什么算过目"的比例数。**

若到期没有出现，本文关于"这个数便宜到可以被立刻做出来"的判断就要打折扣——那意味着阻力不在成本，而在别处，而本文没有识别出那个别处。

十七、附录：两个读数锁在一起——门槛侧与否决侧的乘积

本节写在结论之后，因为它不是本文原有的推理，是本文与同日那篇《这道关拦下过谁》放在一起对读之后才出现的东西。第九节把两篇判为"近乎正交且互补"，那句话现在看是偷懒的——两个读数不是并排放着，它们被一条关系式锁在一起，而这条关系式两篇各自都写不出来。

17.1 先看一处正面矛盾

那一篇说的是：可读门槛整体饱和，**通过率趋近于一**——关拦不下人。本文说的是：**未阅率趋近于一**——绝大多数投递被否决，而否决时没有人看过。

同一个站不可能既放行所有人又否决绝大多数人。两篇若都对，它们说的必定不是同一个站。

事实正是如此。一条选拔流水线上至少有两类站：**关**（形式检查、关键词筛选、资格要求、查重与来源核验、投稿数量上限）与**决定**（最终那个"要"或"不要"）。工具把这两类站推向相反的方向：关的分辨力塌向零，因为它要求的东西人人都能生成；决定的过目率塌向零，因为通过关的量已经超出可过目的产能。

两篇不是两个独立的机制，是同一条链上的上游与下游。

17.2 一条把两个读数锁住的关系式

设投递总量 N ，链上有 k 道关，第 i 道的通过率 p_i ，下游可过目的产能 K （一轮里人真能读完的份数）。下游收到的量是 $N \cdot \prod p_i$ 。当它超过 K ，超出的部分只能不看就处置。于是：

$$u = \max(0, 1 - K \div (N \cdot \prod p_i))$$

这不是一条相关性猜测，是一条约束：**上游的饱和会按乘积推高下游的未阅率**。关越是拦不下人，下游要处置的量越接近投递总量，未阅率越高。

再定义一个把两篇合起来才有的量：**有据判定率 r** ，即一次投递的结果确实取决于它的内容的概率。被关拦下的那部分算内容相关（哪怕只是形式上的），通过关而被过目的那部分也算，于是

$$r = (1 - \prod p_i) + \prod p_i \cdot (1 - u) = 1 - (\prod p_i) \cdot u$$

门槛侧的失效与否决侧的失效，在这个量上是相乘的。 这就是第九节那句“相乘”的确切形式，此前它只是一个比喻。

17.3 一个算例，与一处反直觉的结果

取一个不夸张的设定：四道关，通过率分别是零点九九、零点九七、零点九五、零点九八，乘积约零点八九；投递六千份，一轮里真能读完六百份。则下游收到约五千三百六十份，**未阅率约零点八九，有据判定率约零点二一**——十份里有八份的结果与它写了什么无关。

现在分别试三条干预。

其一，撤掉最饱和的那道关（通过率零点九九那道，那一篇出路的第一步）。乘积升到零点九零，下游收到五千四百一十八份，未阅率零点八九，有据判定率**从零点二一降到零点二零**。也就是说：**撤掉一道饱和的关会降低投递者的代价，却不改善有据判定率，甚至微降**——因为一道谁也拦不下的关本来就不减轻下游的负担，撤掉它只是把它顺手拦下的那百分之一也放了进来。这一条那一篇写不出来，因为它的框架里没有下游那个量。

其二，恢复某一道关的分辨力（把零点九五那道压到零点五）。乘积降到零点四七，下游只收到两千八百二十三份，未阅率降到零点七九，有据判定率**跳到零点六三**。这是三条里最有效的一条——而那一篇自己已经论证了它走不通：分辨已经整体迁出可读区，在可读区里恢复不了。

其三，把过目产能翻倍（六百到一千二百，本文第十节曾提到的扩产路径）。未阅率降到零点七八，有据判定率升到零点三一。但本文第五节那条回路会让投递量跟着涨；当 N 涨到一万二千，未阅率精确回到零点八九，有据判定率**一分不差地回到零点二一**。扩产能被投递量吃掉，这个算例把它算了出来。

三条都不成，剩下的那一条是本文第十节的第一步：**让两种“不”在记录上可分辨**。它不改 p_i 、不改 K ，它改的是 N 对失败的反应函数——投递者一旦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不”，加量就不再是唯一能做的事。

17.4 代价按加法，回报按乘法

把两侧合起来还能看出一件更简单的事。投递者必须满足**每一道关**，因此他的代价是各站代价之和；而他得到的有据判定按各站的乘积衰减。**加一个站，代价一定上升；有据判定率只有在这个站真的分辨时才上升**。一道饱和的关，是纯粹的加法代价与零乘法回报。

内卷因此有了一个可以写下来的精确形式：**在一条链上不断追加只加代价、不加分辨的站，而没有任何位置负责把它们撤下**。

这里必须交代清楚一件事，否则这一节就是在给旧东西起新名字。**乘积衰减这个形式在上游早就有名字**：串联系统的可靠性是各环节可靠度之积（可靠性工程）；信息沿一条处理链只会减少不会增加（信息论里的数据处理不等式）；转化漏斗的整体转化率是各步转化率之积（市场分析）。三者都比本文早得多，本节不主张这个形式是新的。

本节主张的只是那一处**不对称**：在这条链上，**代价由一方按加法承担，而回报按乘法衰减，且承担代价的那一方不是链的所有者**。可靠性工程里链的所有者同时承担成本，因而他有动机撤掉无用环节；漏斗分析的所有者也是如此。这条链没有所有者——那一篇已经论证过门槛通常没有作者，本文论证过未阅否决不构成一种处置。**两处"无人负责"合起来，才使加法与乘法的背离可以长期存在而不被纠正。**

17.5 一条能同时裁决两篇的检验，以及本节的封顶

两个读数取自同一批日志，因此可以在同一条链上同时测出来。

若 u 可由 $K \div (N \cdot \prod p_i)$ 预测出来，则两篇是同一机制的上下游，应当合为一条判断，本文与那一篇各自都只说了一半。若在 $\prod p_i$ 不变时 u 仍随 N 独立变动、且偏离该式，则两者是两个独立的机制，本节的合并无效。这条检验不需要新采集数据，招聘系统与投稿系统的既有日志里两个量都在。

最后是本节自己的位置。那一篇在自评里指出，它的"空关"仍是既有对象（关本来就在）的一个新读数，不是一类原来不存在的东西；本节的情况相同甚至更明显—— **r 与那条关系式都是把已有的量重新组织了一遍，没有造出任何新的存在物。** 这类工作有它的结构性上限，本节不假装越过了它。它的价值只在两处：把"互补"这句含糊的话变成一条可被证伪的约束，以及指出**两篇各自的第一步互不相干、必须同做**——撤掉饱和的关只降代价不改善回报，给"不"记账只改善回报不降代价。谁只做一半，谁就会在自己的读数上看到改善，而投递者的处境不动。

注释

一、关于那项随机对照试验的使用边界。 本文使用它的方向结构，不使用它的效果量。该试验样本为十六人、二百四十六个任务，工具为二〇二五年二至六月版本；发布机构在二〇二六年二月公布了针对更晚版本工具的新数据并调整了试验设计。因此任何"这些工具没用"的推论都与本文无关。本文用到的是：两处读数一致地指向一边、实测指向另一边、当事人站在错的一边——这个结构不随工具版本变化。

二、关于行业统计的可靠性。 第一节与第六节引用的招聘侧数字（每岗位申请数、投递速率、工具使用比例）多来自平台方与招聘服务商的自有统计，属于利益相关方数据，只能作量级参考，不能作精确读数。学术评审侧的数字来自期刊编辑部自行公布的完整交易数据与行业统计，可靠性较高。本文的承重判断不依赖其中任何一个具体数字，只依赖三处曲线形状一致这一点。

三、关于"过目"的定义。 本文全文使用"有人打开过被否决之物"这一操作定义，而未规定阅读的深度。这是有意的：深度无法从被动日志中读出，而一旦要求裁决者自报深度，读数就会被上报行为污染（见第十一节）。因此本文的未阅率是一个下界——真实的"未被认真审视率"只会比它更高。

四、关于内卷一词。 本文沿用中文语境中的通行用法（努力加码而总体不产生新东西），并在第八节与该词的人类学原义划清了界线。两者形状不同，处方相反。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2025). 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AI. *Economic Policy*, 40(121), 13–58. <https://doi.org/10.1093/epolic/eiae042>
- Becker, J., Rush, N., Barnes, B., & Rein, D. (2025).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Early-2025 AI on Experienced Open-Source Developer Productivity. *METR*. arXiv:2507.09089. <https://arxiv.org/abs/2507.09089>
- METR (2026). We are changing our developer productivity experiment design. <https://metr.org/blog/2026-02-24-uplift-update/>
- Lopes, D. M. (2018). *Being for Beauty: Aesthetic Agency and Valu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 AI Produce Works of Extraordinary Aesthetic Value? (2026).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advance article. <https://doi.org/10.1093/jaac/kpag009>
- Dickie, G. (1974). *Art and the Aesthetic: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C. (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ms, C. A. (2003). Implications of rational inatten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0(3), 665–690.
- Baumol, W. J., & Bowen, W. G. (1966). *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mma*. Twentieth Century Fund.
- Spence, M.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3), 355–374.
- Roth, A. E., & Xing, X. (1997). Turnaround time and bottlenecks in market clear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2), 284–329.
- Coles, P., Cawley, J., Levine, P. B., Niederle, M., Roth, A. E., & Siegfried, J. J. (2010). The job market for new economists: A market desig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4(4), 187–206.
- Goldratt, E. M., & Cox, J. (1984). *The Goal: A Process of Ongoing Improvement*. North River Press.
- Simon, H. A. (1971). Designing organizations for an information-rich world. In M. Greenberger (Ed.), *Computers,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Johns Hopkins Press.

- Forsgren, N., Humble, J., & Kim, G. (2018). Accelerate: The Science of Lean Software and DevOps. IT Revolution Press.
- More Versus Bet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entives, and the Emerging Crisis in Peer Review (2026). Organization Science, 37(3), editorial. <https://pubsonline.informs.org/doi/10.1287/orsc.2026.ed.v37.n3>
- Li, X., Song, Z., & Zhang, J. (2025). Accept More, Reject Less: Reducing up to 19% Unnecessary Desk-Rejections over 11 Years of ICLR Data. arXiv:2506.20141. <https://arxiv.org/abs/2506.20141>
- Clarke, N. (2025). How "AI" submissions have changed our submissions process. <https://neil-clarke.com/how-ai-submissions-have-changed-our-submissions-process/>
- Is Growth Always Good News? 2026 Article Submission Surges (2026). The Scholarly Kitchen. <https://scholarlykitchen.sspnet.org/2026/05/13/guest-post-is-growth-always-good-news-2026-article-submission-surges/>
- Recruiters are "drinking through a fire hose" of job applications (2025). CNBC. <https://www.cnbc.com/2025/10/29/recruiters-are-drinking-through-a-fire-hose-of-job-applications-experts-say.html>

本文由三个分属不同学科、且互相冲突的理论体系碰撞而成。全部来源均为站外公开文献，可自行核对。 作者：王德生 + Claude · SDE Universes · 学科通融